



■ 熊聆邑（四川）

细雨初停,云雾缭绕,打开轩窗,喜迎温柔的阳光填满屋舍,散发出醉人的暖香。

春回大地,与父亲前往茶园深处,茶带蜿蜒在大山之间,像是长长的丝巾飘落山林,叶片深碧中泛着点点青光。

沿着山坡,花朵一簇簇矗立在路边,粉白的脸庞,唇红乱点,熏染了如梦的浪漫。偶尔也有红的、紫的、黄的,花朵积聚在向阳的地方含苞待放,“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可以想象一夜过后,鲜花铺满山坡,换上五彩的装扮。对于花的了解,我知之甚少,倒是父

■ 王永清（湖北）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在出门之前照一照镜子。也许是人到中年以后,反而更多关注自己的形象,正如华淑敏在《我羡慕你》中所说:“年轻人不必照镜子,世人仰慕他们的目光就是镜子。真正开始细细端详自己容貌的是青春将逝的人们。”想起远古时期没有镜子,古人们常常在一泓清水中,审视自己的倒影,借以知晓自己的相貌,所以,古书上把“照镜子”叫“鉴于水”。

后来有了铜镜,不过金属镜子在空气中容易发生化学反应,时间长了会变得晦暗,需要经常磨才亮,于是就出现了磨镜这个职业。一个人镜子磨得好,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抱得美人归。唐代传奇《聂隐娘》里,聂隐娘在挑选夫婿时,就偏偏选了一个只会磨镜子的少年,很可能聂隐娘就图时常有个亮镜子照——女人爱美,佚女也不能免俗。

可以说,女人一生有很多时光,是留恋于镜前的。东晋顾恺之著名的《女史箴图》中就有女子对镜梳妆的画面。李商隐有诗曰:“八岁偷镜钿,长眉已能画。”一面菱花镜,映射出少女

镜 子

如花美貌。朱庆馀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女子在镜前打扮好了低声娇羞问丈夫:我画的眉好不好看呀? 闺阁浪漫,实为人间乐事。

古往今来,镜子还留有许多佳话和轶事趣闻。读唐人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山南有明镜崖,石方三大,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镜中。”南燕时,山神不喜欢此镜将什么都照得明明白白,就在镜子上涂了漆,让它失去了光泽。读后心想,这面神镜若不遭到“人为破坏”多好啊,要是放在现在,那些作奸犯科贪赃枉法者太奸分辨了,公检法部门只要让他们排队在镜前走两步,就会无所遁形。

生活中需要镜子,鉴己鉴人。有形的镜子,时刻提醒我们是否仪容得体端正。无形之镜,时刻警示我们检查规范自己的言行,干净做事做人。生活有镜,能举目千里,镜子虽小,能聚光世界。

■ 曹永强（河南）

春

春风如笛,轻轻地吹过溱河。溱河笑了,河边的桃花开了,祖先的梦想和潮湿的记忆也被唤醒。

我在春风中,面向溱河深深鞠下一躬。柳笛在岸上响起,燕子轻轻划过天空。岁月悠悠,沧桑迭迭,《郑风》人物,历历在目。郑风苑内,杨柳依依,风光旖旎,朝曦游玩,或夕阳漫步,心旷神怡。念古抒今,叹古之幽思,慨今之豪情。唯有河畔的石栏记史,沉默不语。

春雨悄然而至,擦亮了溱河的眼睛,仿佛看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一滴鸟鸣,传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清亮。

我在溱河边,倾听一场三月的烟雨呢喃。雨水,像奔跑的音符,挤满河堤;柳絮,像飘落的乡愁,落满林梢。

一只燕子,衔着新绿,从溱河上轻轻掠过;一块巨石,载着“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在我眼前展开;一粒经红的红豆,诠释内心无人知晓的隐秘;一对破茧而出的蝴蝶,寻觅花丛中梁祝的爱情往事。

燕子在烟雨中叼起柳丝,弄慌了谁的神情;蜜蜂把爱情种于玫瑰,惊扰了谁的心怀。温柔的爱,怜悯的心,像岁月的灯盏,像大地的五谷,沉醉在溱河两岸。

故乡茶事



亲如数家珍地指向路边说:“这是李子花、桃花、报春花、杏花、瓜叶菊……”哪些可以入药,哪些可以入菜,哪些甘甜,哪些苦涩,他都清清楚楚。记忆里最深刻的,还是那漫山遍野的山茶花,一片一片雪白的花朵开满山坡,像是散落人间的云霞,花蕊金黄,集满落日余晖,一阵清风吹过,香气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父亲回忆起老一辈人的说法:白色山茶花是敬山神的“山馍馍”,山茶花开,庄稼兴旺。后来仔细一看,雾气缭绕,还真和刚出笼的馍馍有几分相似。

家乡种茶历史悠久,山多地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宜茶叶生长,茶中上品更是被作为“贡茶”,史自隋唐,年

■ 郭华悦（福建）

坐驰,出自《庄子》。原文是这么说的:“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什么意思呢?后来有人为其做了解释:“精神驰骛,可谓形坐而心驰者也。”

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坐,是静态;驰,是动态。将两者合二为一,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形坐,神驰,便是坐驰。就是说,一个人坐着,看似静态,但脑中波涛汹涌,遨游驰骋。人在此处,心在别处,就是庄子所说的坐驰了。

一个以坐驰为人生常态的人,日子便如走马观花,人与事多半也就浅尝辄止。手上做一件事,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对着眼前的人,脑中念的则是另一个人。



■ 黎洁（广西）

前几天,母亲从乡下带来几把苦笋,见着那白里透着青嫩的苦笋,我甚是喜爱。

苦竹一般生长在大山深处阴凉的地方,长得清秀挺拔仿若一位翩翩少年。竹秆细长,如笛子般大小,高不过两三米,竹节突出,竹叶细长青绿,适合作为观赏植物。每年到三四月,喝过春雨的苦笋就在山林间噌噌往上长,这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往山上去寻找苦竹林。一直都在山里劳作的母亲也会从山间小路旁挖些苦笋回来给我们尝鲜。

苦笋又名甘笋、凉笋,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这生于山野之中的苦笋,含丰

年朝贺。小时候听说家乡曾经有一大片茶山,有的茶树生长近百年,可惜赶上了大面积开荒种地的年代,修梯田、建堤坝,茶树被摧毁殆尽,改种了粮食作物,那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可以靠种茶、卖茶来挣钱。

直到“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主旋律响起,茶苗在家乡的土地上重新生根发芽,远远看去像是散落满地的翡翠、珠宝,阳光打在嫩绿的叶子上,颤动的叶片,像是一张张微笑的脸庞,可爱而迷人。

茶树落籽生根,稍加打理就长势喜人。每逢清明雨后,便是采茶佳季。当天的茶叶必须要连夜翻炒,父母母亲相互配合,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直到一团毛乎乎的茶叶出锅,散放在米筛里,才嘱我烧水沏茶。观赏茶叶颜色,品味新茶余香,疲惫一扫而空。

等到存够一年的“口粮茶”,多余的茶叶会带到镇上出售,挤在商店门口,铺几张报纸,就是摊位,运气不好的,几斤卖上十元钱也是有的,农闲之余多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后来,家家户户都有茶园,村民们时常聚在一起拉家常,

坐 忘 · 行 驰

但人生之中,只有坐忘,还是不够的。

只有坐驰,凡事如蜻蜓点水,自然事事难成。但若只有坐忘,于自己的小天地中,一味忘我投入,而忽略了外界,与世隔绝,难免坐井观天。坐时,需忘。人处于坐的静态时,需忘我,投入眼前的人与事。但坐之外,还得有行与驰。

坐忘,是读万卷书。但仅止于此,远远不够。坐之余,站起来,走出去。于行的状态中,任由思想遨游,精神驰骋,这是行万里路。坐忘,能让人处于凝神专注的状态;行驰,则开阔了眼界,令自己的小天地中,时时新鲜的空气涌入。

坐忘,行驰。这样的人生,才能有甘甜的果实。

苦 笋 之 味

富的纤维素,其质地脆嫩、色白,清香微苦,回甜滑口,以春末出土的笋苞为佳。宋代文学家、诗人苏东坡称赞苦笋“待得余甘回齿颊,已输岩蜜十发甜”;宋代另一大诗人陆游还亲自烹制笋,有诗曰:“意欲炊明珠,苦笋饌白玉……山深少盐酪,淡薄至味足。”

我喜欢苦笋,还是喜欢它生机盎然、蓬勃奋发的姿态,喜欢它平实易得,山野田边、村前村后随意生长。古人有诗云:“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行人。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当苦笋破土时,干脆把柴门紧闭不许人走,有宾客来访也不接待,这般的近人情,只是为了让雨后苦笋能长成竹林,小气得可爱!

苦笋嫩鲜、爽脆。食用苦笋必须懂得去除苦味的制作方法和烹调常识。母亲说,去除苦味的最佳方法,先将苦笋外壳用刀纵切后剥去笋壳,整条放在滚汤里煮至七成熟,捞起用刀背拍扁,用手撕成筷子粗细的小条,放在清水里浸泡24小时以上。沥干后,切成笋段即可烹调。

有人说苦笋味鲜如鱼翅,梁实秋在一篇文章里赞其“细嫩清脆”。清明前后,是大吃苦笋的时节。烧汤和烤肉都

“几月份施肥、几月份松土,炒茶什么时候用温火,什么时候用大火”等等,茶树也越来越多,它们生长,开花,时刻牵动着村民们期待的目光。

在家乡,茶不仅仅是饮品,更是生活的调味料,能消暑解乏,能止寒抵困,甚至邻里间有了矛盾,也用不着大摆宴席请人调和,两家人约在院坝一坐,一个倒水斟茶,一个托杯示意,相视一笑,了然于心,茶水喝完,续杯期间,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一方水土一方人,人养茶,茶养人,也养育出了家乡人不懈奋斗的品性。茶之滋味,先苦后甜。早起喝杯热茶,配上葱油饼,便开始了一天的辛勤劳作。歇息的时候,啜饮一口,浓郁的苦味,恰如其分地治愈心性,烦躁消退,手中紧握的锄头,感觉又生出了使不完的劲儿。与天斗,与地斗,与生活的困难、挫折斗,以永不放弃的姿态、刚毅的精神,继续拼搏。

如今,家乡生活好了,茶叶也清淡了许多,一杯在手,说起贫苦往事,谁都能唠上几句。忆苦思甜,也在时刻警醒,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且要珍惜,还要努力,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只有坐驰,凡事如蜻蜓点水,自然事事难成。但若只有坐忘,于自己的小天地中,一味忘我投入,而忽略了外界,与世隔绝,难免坐井观天。坐时,需忘。人处于坐的静态时,需忘我,投入眼前的人与事。但坐之外,还得有行与驰。

坐忘,是读万卷书。但仅止于此,远远不够。坐之余,站起来,走出去。于行的状态中,任由思想遨游,精神驰骋,这是行万里路。坐忘,能让人处于凝神专注的状态;行驰,则开阔了眼界,令自己的小天地中,时时新鲜的空气涌入。

坐忘,行驰。这样的人生,才能有甘甜的果实。

苦 笋 之 味

好吃。最好是用水灶大锅烧笋,煤炉子也可。烧汤两法:一是切大块后下到大锅里,只放腌咸菜的汁水,不放任何调料就很鲜,用来下饭刚好。二为红焖,笋块下锅后放菜油、味极鲜酱油和黄酒,不放水,等笋的水分出来后,继续煸,中间要不时地翻炒,等水分收干、看不到笋的本色了,才能起锅。

苦笋还是药食俱佳的珍稀竹笋。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苦笋味甘苦寒,主治不睡、去面目及舌上热黄,消渴明目,解酒毒、除热气、益气力、利尿、下气化痰,理风热脚气,治出汗后伤风失音”。苦笋味苦,按中医统理论,除具有一般竹笋消渴、利尿、清肺、化痰之功效外,还具有益肝明目、清热去火、消食化积等独特疗效。民间常食苦笋的人还发现苦笋有健胃、驱虫等奇异疗效。如今苦笋真是“苦尽甘来”,一身是宝。

时下,又是苦笋飘香的季节,每当走在竹林里,思绪总会在崇山峻岭之间飘飞。当我慢慢品尝苦笋后,会发觉苦笋刚吃下时感觉苦,可再回口却有一种爽甜之感。苦笋之味,犹如回顾人生:初入口时也许会感觉苦涩,难以下咽;待回味时,却让人体会到浓浓的甘甜。

溱河桥头,一些跨越时空的思念,时隐时现,不肯上岸;溱河岸上,一块连接古今的顽石,静卧在路旁,默默注视着来往的行人。河水,穿起月色的嫁衣,荡漾在夜的海洋里,唱起情歌;星星,睁开迷醉的双眼,一眨一眨看着我,一串串乡愁浮现到心头。

一朵菊花,在岸边嫣然一笑,秋天就醉了。一行鸿雁,在杨柳枝头挥挥衣袖,溱河就亮了。溱河两岸,金黄的菊花,幽淡的芳香。秋风下,你的笑容渐渐远去。我写下的诗词,带着淡淡的菊香,乘坐远去的秋水,寻觅生命中的知己红颜。

鸡鸣唤醒溱河,秋风扶起炊烟。在一首“东门之墀,茹蕕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的诗歌里记住故乡吧,在一行“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的吟吟里修炼爱情吧。故乡的天空下,我身佩茱萸,登高望远,饮着菊酒,放眼秋色,往事缤纷。

冬

冬寒,十万雪花,从天上来到人。宽阔的溱河,多么平静,泛着静谧的白。溱水张开双臂,把一朵朵雪花,紧紧抱在胸前,热泪盈眶。我知道,世间所有的相遇,都不是真实的虚构,而是上苍有意的安排。

■ 刘英秀（辽宁）

在各种蔬菜里,我独钟情土豆,在乡村居住时如此,走出乡村后亦是如此。那些年清苦的乡村生活里,土豆支撑起我家的锅灶。无论春夏秋冬,餐桌上总有一盘土豆,撑圆了我的肚皮,也弥散着村庄寡淡的烟火气息。

每年仲春后,父亲都在庭院的菜地里,整理出一排排齐刷刷的垄沟。困顿的生活并非一无是处,父亲农事手艺打磨出菜地上精致的排面,垄沟、栅栏、蔬菜架子在父亲的手里如精雕细刻般,呈现着雅致的美感。母亲把长出绿芽的土豆切成块,然后把带芽的土豆块埋在垄沟里,盖上土,踩上几脚,土豆的芽子在大地的怀抱里滋养,如鱼得水般长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土豆的生长循着节气,过段时间芽子破土而出,一捧秧秧,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我家的庭院被蔬菜的绿色点缀着,充盈着,满是底气。初始一院绿,渐次满村绿,这绿色浅浅淡淡着,过段时日,涨满起来,连村庄都盛不下这浓浓的色彩。

菜地里绿秧根部繁衍着千条万须子,它们畅快地在泥土里饱尝大地的乳汁,慢慢孕育出果实——土豆。它们就这样周而复始地生长,在大地的陪伴下,享受日月普照的光辉,更在人间烟火里浸润。我不知道土豆是否有轮回。其实大地上的生命大抵都是这样



■ 鲍安顺（安徽）

几年前,我去浙江杭嘉湖平原,那儿的朋友带我去看蚕。我们在一座小村庄,看到地里的桑叶被虫吃光了,许多人家养的蚕,大多饿死了。有家蚕农,女主人是个精明的女人,四十多岁,她说,这样下去,恐怕没有人养蚕了,不仅辛苦,像照顾婴儿一样难伺候,还怕天灾人祸。她还说,所幸她家养的蚕,没有绝收,因为缺桑叶那天,她家大部分蚕都大眠了,不再吃食。

我只知道蚕吃桑叶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像春雨淅淅,连绵不绝。殊不知,它也有不吃食时,都在睡大觉。朋友听了,笑我外行,那蚕的大眠,不是睡大觉,那大字,是指蚕最后一次睡觉的意思。蚕大眠后,不再吃桑叶,身体开始发亮,爬找到合适的地方时,马上就开始结茧。

蚕妇从蚕匾里轻轻提起一条睡眠的蚕,放在我的手心里。那蚕一动不动,半昂头,它细嫩的腹足,凉凉的,卧在手心儿有极细微的痒,让我心也痒痒的。我取片桑叶,抚它吃,它伏着一动不动。我用手轻摸它的头,想把它弄醒,它缩了缩身子,不再有反应,依旧睡着。

蚕妇说,蚕一生要睡四次,经过四眠后,才成熟化茧。她指着我手心里的蚕说,它已进入三眠,昂着头,尾部正在



北风拐过溱河桥头时,歇了歇脚,仿佛披了掖故乡的被窝。站在河边守夜的路灯,目光温柔,泪光盈盈。雪花乘坐的北风,也有一副火热的心肠。河岸上的树木,披着洁白的长纱,有着梦幻般的苍凉,大雪覆盖了溱河冰封的幻影,天空闪动着冬日神圣的光芒。一串闪烁的霓虹灯,像飘动的彩带,悬挂在溱河桥上,舞出一幅美妙无比的图画。

溱河像瓷器一样冷静,像庙宇一样庄严。我用北风和冰雪酿成一杯老酒,把河水点燃,把记忆点燃,把思念点燃。

这不是一个烈火燃烧的季节,可是,一杯老酒,却让我的灵魂熊熊燃烧。酒,解脱了束缚我的绳索。怀恋在酒香里发

一轮又一轮,今朝归去,来日又逢,生命总在交替中你来我往,人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乡村久居,我向来以为土豆是乡村土生土长的产物,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幅画——《吃土豆的人》,才知道土豆原来是舶来品。《吃土豆的人》描绘了五个人物围坐在粗糙的木桌旁。年轻的女人面前有一大盘热气腾腾的蒸土豆,她的脸上带有一种疑问的表情,她正在分餐。她对面的老妇人正在向杯子里倒着麦芽咖啡。子孙三代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齐聚一堂享用着一顿粗茶淡饭。一盏煤油灯发出昏暗的灯光照亮了这个场景。世上的劳动没有国别之分,土地上的劳作在哪里都呈艰辛之状。人工的付出都饱含汗水,越是喜欢土豆,我越发觉得劳动者是世上最美丽的

人。搬进城里居住后,我依然对土豆情有独钟。和同事下馆子,土豆丝是我必点的菜肴,久而久之,同事们都知道我喜欢吃土豆。每次去市场买菜,都会挑选一两斤土豆。

妻子对土豆的感念大抵和我相似,女儿刚开始对餐桌上的这个常客不明就里,当她听完我对土豆的执着过往后,才若有所思。后来,她也喜欢上了土豆。可以说,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土豆的忠实爱好者了。

离别家乡岁月多,餐桌上的土豆再也不是曾经村庄里的味道,我的乡愁也在一盘土豆里慢慢滋生。

春 蚕 一 觉 眠

蜕皮,身体呈淡青色,像人的静脉,又像青玉。这样的蚕,睡醒后食叶更多,一日要喂三次,整天她都要反复地择桑叶、擦桑叶、喂桑叶、消毒清理等等,忙得不可开交。她还说,大眠是蚕宝宝的最后一个眠关,它每增一龄,就要眠一次。她还告诉我,蚕农忌说“四”字,因为“四”与“死”谐音,故称“四眠”为“大眠”。其实那蚕的大眠,如同人的大限。

朋友告诉我,一匾中喂的蚕宝宝中,有些是已眠蚕,也有些仍在吃桑叶,叫未眠的青头蚕。要隔一到两小时,将提出的已眠蚕,放在另一匾中让之安眠。清代诗人董洵在《南浔桑乐府·捉眠》中写道:“三眠四眠种各异,欲眠不眠揽丝未。”是说蚕宝宝,眠期有先后,必须分别对待,才能饲养成功。“已眠未眠一一分,曲植遽慌忙位置。”是说将先眠的蚕移至新蚕匾,那些后眠的蚕,再喂焦糠、给桑叶,不久它们就睡眠了。我想起,在康熙题《御制耕织图》的《织部诗》里,看到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每个词都画一幅图,写一首诗,那是蚕四眠的养殖过程,画意形象生动,诗意情怀,写的是农桑之事,人间之美,农人的甘苦。

蚕眠而歌,是蚕的梦境,也是人文的境界,就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朋友说,蚕的大眠,也是大境,就是吐丝结茧。此过程,也分四个阶段,先吐成松软凌乱的茧丝网,以此作架,再吐“S”形细丝,结成蚕衣后,大量吐“∞”形丝,成松散柔软的茧丝层,叫茧衬。之后它身体大大缩小,行动减慢,吐丝凌乱,直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才一动不动。

秦观《次韵罗正之惠扇幄》中写道:“谁知挥却青蝇辈,功在春蚕一觉眠。”那一眠,是指四眠,也就是蚕的大眠,吐丝结茧,那是蚕的悲壮之歌,不同于青蝇之辈,让蚕成神,造福人间。

醉,我在红尘里迷醉。“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綌巾,聊乐我员。”

溱河的剪影被寒风勾勒,思想的骨头让冰雪雕刻。老酒,唤醒尘封的时光。溱河打开,梦想打开,我要与春秋十子一起,在溱河岸边痛饮一场。不为论政作诗,只为饮出豪情。我要在酒杯里,寻找一条人生捷径,可是,为什么怎么也找不到?我要在溱河边,寻找梦中的佳人,可是,为什么只看到一个远去的背影?一杯老酒,融化了一个寒冷的季节,唤醒了一条冻僵的河流。故乡魂牵梦萦,溱河波澜不惊……